

张元奇先生的《时代的背影》摄影展在孟城驿开展——我去之前就明白能看到这些照片必定是幸运和幸福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照片，那

些黑白的片子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岁月之后，非但没有显得陈旧，而格外的生机勃勃，散发出独特的韵味，这种味道正是光阴所赐。作为一个农民的后代，我长期生活在农村，我觉得自己有这样的幸运欣赏这些老照片，便更是责无旁贷地要为这些照片写一些文字。张先生的这组照片都是关于“三农”的，虽然都是写实的拍摄，却在多年之后显示出无限的写意，这种写意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也因为岁月的流逝显得弥足珍贵。

微笑的农民——他用个体的镜头记下那个时代的中国表情。也许我这么说那个时代的农民，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意味。在张元奇先生的镜头里，那些镜头里上镜的农民虽然是被选择的，但确实能看到那种诚挚而真纯的笑容。中国的农民就是有这么一种品质，他们能够在极为艰苦的条件里散发出一种自信而纯真的笑容，这是对生活的自信，也是对未来的期盼。照片里生活、生产的场景都很陈旧，唯有微笑仍是那么的热烈动人。不管是劳动之中，是放工回来，也不论是男女老少，他们的脸上都带着微笑，这种微笑是一种情绪，更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信仰。一张照片里，一个小女孩在课余割草，旁边放着的是语文课本，手里挥舞的是镰刀，脸上洋溢着的是幸福的笑容，没有一点的埋怨，更没有那种“摆拍”的矫情。最让人感动的是劳动之余的学习，一群农人围着宣传队的演出人员，聚精会神地观看他们的表演——就在田间地头，农人们席地而坐，宣传队因陋就简，表演却非常投入，那挥舞的手势透出别样的“精气神”。可以想象这样的宣传很常见，“大搞腐殖质，促进粮生产”——表演的目的很明确，那场景看起来也很亲切，没有那种如今下基层的大明星的派头，却显得格外的火热和亲切。张元奇先生的这一组照片，着眼于普通的农民，体现了他平民艺术的独特视角，他明白只有生动活泼的人才可能成为经典，因为人的幸福是生存硬道理。

火热的农村——他用执着的行走记下那个时代的精彩掠影。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并不遥远，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资料里看到那个时代的天灾人祸带来的苦难。但尽管如此，坚强的中国农民据守在自己的家园里，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着火热的农村。张元奇先生的农村题材说是掠影，也像是全景图，他镜头里的

光阴的味道

□周荣池

农村水利是如火如荼的，那些挑大型工的场面，今天看来仍然是壮阔的，是任何机械化作业的场景所无法比拟的壮阔；他镜头里的副业是红红火火的，那膘肥体壮的生猪，那鱼虾满仓的渔船，那热火朝天的芦苇编织，那喜人的蚕桑养殖，在那个清贫的年代给了生活无限的生机；他镜头里的政治学习和民兵队伍更是热忱真挚，那些围坐着读报学习的场景，那些簇拥在黑板报前了解最新形势的场景……事实上这正是活生生的时代烙印。张元奇先生用他的行走记录下了这些生动的场景，描绘了那个时代农村的壮美画卷。当他抚摸着这些老照片的时候，激情满怀地说，我还想把这些地方重新走一遍——我知道这些地方的原景大多难寻其踪迹，但我们相信他从来不变的执着还在，他依旧能用那部年轻的相机记录下新农村的图景。

蓬勃的农业——他用独特的眼光记下那个时代的发展路程。张元奇先生这组关于农村的照片用鲜活的人物形象、生动的事件现场记录下了彼时的农民和农村，成为一部珍贵的高邮农村档案，也无愧地成为那个年代中国农村的缩影。弥足珍贵的是这些个体与场景还勾勒出那个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路程，这就使得张元奇先生的摄影的写实并不止于现场与事件本身，他用自己独特的眼光，在镜头里描绘出当时农业发展态势和历程。这就使得他的这一组作品在尘封半个世纪之后仍然是生机盎然的。文艺创作要“合时”，这个“合时”不仅仅是简单地记录时代的，而是能够反映时代的特征，并且能够指向未来，也就是说文艺创作不仅要能够记录事件，还要能够解决问题。张元奇先生的这一组作品看似静态的事件与现场，联系起来看却动态地反映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业发展的历程。从农村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农业等等角度，这种动态表现了中国农村发展的一段特殊经历。以农业生产为例，从人力到畜力再到先进的机械化生产，这些场景之间的变化反映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演变，颇为有趣的是这些变化又体现在色彩的变化上，从黑白的农村到彩色的农村，摄影技术的进步不正也和农业的发展齐头并进吗？

黑白之间，方寸之中。一幅幅照片记录下了那个火热的年代，历经半个世纪的时间洗礼，光阴给了这些照片特别的味道，让那个年代的激情仍然燃烧在岁月之中。张先生头发花白，却似一棵苍劲的芦花，在摄影艺术的世界里自在摇曳。

三上神居山

□陆地和

神居山是正名，当地人俗称叫土山。其实这个俗称也不太准确，这座山虽不高，但除了一层表土外，是地地道道的石头山。采石场在此采石多年，就是证明。我与此山小有缘分，时间跨度为54年。

第一次上神居山是1959年秋，刚到菱塘中学执教月余，便带领班上学生上山郊游，回校写作文。那是一个秋日的下午，远观山体，觉着荒凉，在山腰处，竟碰巧见着猎人射杀从草丛中轰起的野鸡，至今记忆犹存。到了山顶，见有一棵特大银杏树，六七个学生手拉手才围了一圈，真是好大！山上有座不大不小的庙宇，正殿和厢房都是空荡荡，非常破败，但大门口楣上的“悟空寺”三字还清晰可见。山上还有什么神仙棋、穆桂英脚印、关老爷大刀痕等等，都是历代老人们牵强附会、无事闲磕牙而已。由于传说了许多神和神的故事，是不是就是神居山的名号来由之一呢？

二上神居山是2004年菱塘退休中小学教师聚会。此时的菱塘已是高树阔路，车水马龙，商店新潮，全无45年前老菱塘踪影。为了怀旧与追寻梦中的记忆，抽空去十室九空的菱塘老街慨叹一番。记得那时班上的初中学生，连汽车都未见过，从菱塘到送桥的十八里所谓“大路”，只是一条一米多宽的高低不平的土路，途中还有沟壑，架着独木桥。文教局发给学校一辆凤凰自行车，发挥不了交通工具的功能，老师们就在篮球场兼打谷场上骑自行车兜圈子玩，看得农家老太啧啧称奇：“只两个轮子怎么不倒呢？”看了老街后，坐了老学生的摩托车前往神居

山，此时上山已有简易沙石路，路边可见一两座新建庙宇，到了山顶，已见不着破败的“悟空寺”，而见到一座高大的墓园，进了陵园，看到已有一二百座墓碑，离“客满”尚远，只有两三千元一穴，心中一动，觉着便宜。这墓园，对安息者来说，“风水”真是不错，虽算不上“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倒也能躺着望远，但对活着的无凭吊之责的人们来说，就怎么也舒心写意不起来，似乎就有点煞风景了。

三上神居山是日前的国庆假期里，沪上两亲朋来邮，陪他们去游神居山。此前就听文友、行家谈了些“帝尧故里”的诸如“三阿之南”、“飘移学说”的高论。百闻不如一见，就实地看一下吧。这“帝尧故里”果然已初具规模，匠心显现。正面的牌门高大，进入门内，是约三四十米宽、二三百米长的水泥地面的大道，接着是一个四方有水泥栏杆的大平台，平台偏后处立着面南金色的高大的尧帝塑像，面如满月，淡定而神圣。平台四周内侧面有近百人高的十二生肖的石刻雕像，均为一立一卧，尧帝像前有两大香炉，两旁有两个石狮，中间一对仙鹤，单就帝尧仙居而言，可以了。再往是郁郁葱葱的神居山，山上新建红黄色庙宇，山坡间有亭台，坡间散布着一米多高的几个小动物雕塑，山下并排三座三孔桥。还有一个大水塘，水塘三面巨石裸露，上面树木森森，一面平滩处，有一只大石龟，龟身上坐着一对游玩的青年男女在闲话，不知石龟听到了什么？据说水中有鱼，不知可垂钓否？如此静雅之地，不禁使我想起《小石潭记》来……

“三上神居山”是历史长河中的神居山的三幅画面而已，当然是一幅比一幅美。不过，这第三幅画仍是粗线条，精雕细刻仍需时日，尽管如此，不难看出，劳心、费力、花钱已是多多。随着时代的进步，总会有人给力，使神居山成为星级景点和休闲佳处。我笃信。

青椒攪肉泥

□朱延庆

青椒上市的时候，喜欢吃新鲜菜的人家常会做一道菜：青椒（有的地方统称大椒）攪肉泥。选肥瘦搭配的猪肉切碎，加生姜、葱、蛋清、盐、糖、料酒等拌匀备用。青椒尽可能选较大的，中间掏空，将一勺肉泥（约有鸡蛋黄大）填入青椒内，在滚开的油锅中炸一下，起锅后，青椒碧绿，清香，微露的小肉圆金黄、诱人。青椒放入油锅中的火候要掌握好，青椒要青，小肉圆要熟，这全凭经验了。

攪，读 chu ā i，以手用力压和揉。

汪曾祺先生是文学家，也是美食家。写作之余喜欢逛菜场。他健在的时候，有几次上午我打电话到他家，施松卿老太说，曾祺到菜场去了。有客人来了，他便自己动手做菜。我曾经在他家尝过他亲手做的菜。汪老做菜常常别出心裁，就如同他写文章一样，“忽出新意”。“有想象力，爱捉摸”。

汪老自己发明的家常菜不少，我曾与高邮的几位大厨一起商量、研究，总结出有十几道菜的“汪氏家宴”，《中国食品报》一整版予以刊登，并配以精美的成菜照片，一些饭店相继制作。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淮扬菜》将“汪氏家宴”收入其中。

“汪氏家宴”中有一道菜，是汪老的创造发明，“可以申请专利”，那就是油条攪肉泥（汪老称做肉茸）。油条切成寸半长的小段，用手将较软的内瓤掏空，填入肉泥，还有葱花、榨菜末等，下油锅炸。油条有矾，较之春卷尤有风味。回锅油条极酥脆。油炸花生米、油炸蚕豆瓣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制作过程，当花生米、蚕豆瓣在油锅中炸到半熟时，赶快捞起，让它“醒”一下，冷却后再下油锅炸，呈金黄色时即捞起，冷却后极香甜。油条攪肉泥的油条因冷却许久了，下锅再炸，所以极酥脆。汪老极欣赏地写道：“嚼之可声动十里人。”汪老自称为“郇厨”。“郇厨”者，膳食精美之誉也。

中国有两千多个县市区，油条是大众食品，遍及全国城乡。昆明的油条似乎忒大。高邮等地的年长老太称油条为“丝瓜瓢子”，油条的形状是像丝瓜的瓢子；而且她们将“瓜”读成“孤”音，这是古音啊，吴语等的发音也是这样。

扬州、泰州、苏州等地春天有腌“春咸菜”的习俗。春菜或是青菜，或是雪里蕻，洗净切碎后，初腌，挤干后装入瓶中，加盐等佐料，一定要攪紧，不能有些许空隙，封口。腌得多的则用坛子装，用烂泥封口，四五十天后，出坛，色金黄，极香。如果攪不紧，就会发生霉变，产生白烂（音 bǔ）了。

节令到了小雪以后，扬州、泰州等地的人家以前有腌萝卜干的习俗，瓶装时也要攪紧，否则也要发生霉变，那就前功尽弃了。

江淮方言词语与故事

“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金秋十月，是庄稼人收获的季节。

夕阳西下，漫天的晚霞仿佛一壶陈年的佳酿，醺醉了家乡的村庄和田野。打谷场上，是大人们给稻谷脱粒的忙碌身影，孩童们在草堆旁“躲猫猫”，挥舞着扫把扑蜻蜓。

长方形的打谷场在庄子的东面，面积和足球场相当，四面临水，西面是一条老河沟，其它三面是人工开挖的壕沟，具有雨天排水、夏天消防和防盗的功能。场东面建有两间土坯墙的茅草屋，正中间有门楼相连，是人们进出打谷场和运输谷物的唯一通道。通道对面临近老河沟的场边建有几间保管房，平时摆放农机具和粮食，冬天给水牛取暖。

天色渐晚，瘸腿王叔手牵缰绳，挥动着鞭子，赶着黑水牛在铺满刚收割不久的水稻的场头上，拉完了最后一圈石碾子，然后卸下拉杆，一瘸一拐地牵着黑水牛来到老河边的棵棵杨柳树下，一边舀水给它冲凉，一边用钢丝刷子给它搔痒痒。黑水牛在吃过泡好的黄豆营养餐后，被领到一口“牛汪”（稀水烂泥池，有防蚊虫叮咬和降温的功效）里休息，算是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场头上的人们还在井然有序地忙碌着，有的用两齿叉抖搂被碾熟后的稻草，并迅速拖开；有的用推耙、扬锨聚拢稻草下面金灿灿的稻谷，然后堆积成像金字塔模样的谷堆。

那时候，由于科技不发达，农作物的产量都比较低，所以，场头上的谷堆就显得很珍贵，除了完成国家规定的公粮外，剩下的可是生产队社员一年的口粮，按人口、劳力进行合理分配，在青黄不接的日子里，人们常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因此，场头上的谷堆每晚都要有人看管，直晒到晒干、扬净、进仓库。那一晚，恰逢我家看场，

我和父亲扛着枕头和打着补丁的麻布蚊帐，夹着一床草席来当差。场头上，生产队的保管员和队长等着父亲来给谷堆打印记。打印记的工具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木匣子，底部是镂空的，由五角星和“一队”字样的图案组合而成。木匣里是用细纱布裹着的干石灰粉，木匣子往谷堆上一拍，便多了一份特殊符号的印记，第二天一早交班时，谷堆上的印记如有移动的痕迹，看场人是要赔偿被处分的。

谷堆上打完了印记并盖上了稻草，场头上就剩下我们父子俩，父亲在谷堆旁支床铺，我则无忧无虑地在场头上玩耍，时而追逐一闪一闪亮晶晶的萤火虫，时而聆听秋蝉不知疲倦的歌吟，时而寻着清脆而又节奏的叫声，准备逮只蝈蝈或蟋蟀。忽然，我瞥见挂着马灯的床铺旁，多了几个熟悉的身影，那是南庄的麻脸姑父、抬夯的雍大伯和北庄的查叔叔，几个人在叽叽咕咕地谈着什么，看样子还挺神秘。那时候我还小，也不关心大人的

事，只知道自顾自地玩，至于他们什么时候离开我也不知道。我是在睡梦中被父亲叫醒的，父亲往我的嘴里塞了一块肉，说是狗肉，一连吃了几块，我揉着惺忪的睡眼看见父亲他们几个人吃喝得正欢，酒是大队酒作坊酿造的粮食大曲，狗是西岸寡居的倪大妈家的，被他们几个人剥了并在她家加工后，拿来当下酒菜。在那个缺吃少穿“瓜菜代”的年代，那可是顿饕餮大餐。父亲他们几个都是庄上的壮劳力，看他们一个个吃得红光满面的样子，像是平生逢上了一件最开心的事。我吃了几块狗肉后又呼呼睡去，父亲他们几时喝酒结束的我也不清楚，反正我醒来时，床铺上的“战场”已打扫一空。

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生产队的保管员准时赶来查验谷堆上的印记，我们一夜的看场任务也算圆满结束。

看场是大集体年代的产物，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改由各家各户看护自己家的谷堆。如今已实行机械化作业，收割下来的粮食在自家庭院的水泥地上曝晒一两个太阳，就可以进仓或出售了，广大农民不但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了出来，日子也越过越滋润。看场已成了我脑海中一桩苦涩而又浪漫的记忆。

看场

□毛群英

盂城驛

题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唐素梅